

TA XU SHI

她叙事

现代女作家论



屈雅红◎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她叙事

现代女作家论

屈雅红◎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叙事——现代女作家论 / 屈雅红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2

ISBN 7-5059-3870-3

I. 她... II. 屈... III. 评论-中外-现代-女作家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327 号

书 名	她叙事——现代女作家论
作 者	屈雅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装帧设计	书衣坊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6 印张
印 数	1-1 5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870-3/I·2983
定 价	2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序

何永康

《她叙事》，一个很美的书名！人们对家乡、对祖国的爱称，从来是“她”，而不是“他”。对于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也往往称“她”。“她”者，女也。宝二爷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可见，“她”有何等之魅力！

叙事，实际上也是叙“人”，因为“事在人为”，大至惊天骇地，小至一芥之微，天底下的事儿都是人做的。“她”和“他”的叙事是和而不同的。“和”者，大家都在说“人”；“不同”者，“女儿”眼中的“人”与“男子”眼中的“人”，是大相异趣的。然而，古往今来，文学叙事基本上被男性掌管着，这不能不是人世间的一大遗憾！难得有从石罅中挣扎出来的女性叙事之花。那种光彩，那种韵味，那种点燃全部生命的迸发精神，委实叫山河沉寂，高天侧耳：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呼天抢地，直指苍天和神灵：“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殒我越荒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及对“人杰”和“鬼雄”的咏叹，至今仍点点滴滴，振撼着人们的心弦！还有一位名唤朱淑真的宋代女词人，竟然旁若无人地发出了心底的呼唤：“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吓得许多道貌岸然的男子瞠目结舌，一齐扑上来诅咒：“勾劣”，“放荡”！什么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上几则“她叙事”，为我们做了精彩的阐释。

尽管盘古所辟之天，必须有女娲来“补”，女性的功劳大大的，但女子历来备受歧视。“女子无才便是德”，要你来“叙事”干啥？一首民歌唱道：“黑咕隆咚的古井万丈深，妇女压在最底层！”何其悲愤，何其惨痛！当今似乎有些开明了，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说穿了依然是以男性为主体，为本位。鲁迅写过一篇《最艺术的国家》，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其中的奥妙：“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如今对女性的种种歌颂、种种关爱、种种

保护,无不或明或暗地、有意无意地蕴含着由男性来“施舍”的味道。全世界没有“男人节”。因为男人自视为“强者”,而妇女们就得用个“节”来安抚一下了,因为“女人啊,你天生就是弱者的代名词”!所以,我时常异想天开:什么时候地球上有了“男人节”,男女就真正平等了!五四时期,中国启蒙运动和新文学运动,都猛烈地触动了“妇女解放”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李泽厚道:“妇女解放可以作为社会解放的某种尺度。……它是个性解放问题,同时却又是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所引起的反应正是政治性的压制、干扰、打击、破坏,它激起的是保守派、卫道者的攻击、诬蔑、丑化、迫害。”(《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3页)回首百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中国“新时期”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文艺家关心起“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来了;所以,我的女弟子屈雅红博士,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生发出这一本《她叙事》的学术专著来,我很高兴。

这部书,采取女性主义阅读视角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对莎乐美、卡米尔、米斯特拉尔、丁玲、白薇、张爱玲、萧红、苏青、梅娘等女性文艺家,做了深入细致的审视和剖析,弥补了文学史对她们的某种遗漏,订正了批评界对她们的某种曲解,从而实事求是地彰显了她们在艺术劳作中迸发出来的“叙事”光华,读来感慨良多,沉吟不已。当然,本书不仅仅是个案分析,它有自己的理论焦点,即如何面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主义写作。作者提出了不少颇有深度的理论见解,如“女性主义阅读需要女性经验的介入,但不是有了女性经验就可以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还得强调“一种理论立场”;“女性主义视角的楔入拓宽了批评视野。带着性别视点阅读女作家的文本,一方面是在纠偏,矫正被主流男权批评话语歪曲了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在填补漏洞,将被主流话语遮蔽了的东西显露出来”;“同时,借助症候式阅读和文本细读等批评方法,使女作家文本里潜隐的话语得以显现。这便切入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层面——写作层面”;“通过建立女作家生命经历与创作之间的联系,以具体的个案,分析女作家经验文本与生命文本所显示的性别政治意义”,等等。这些理论见解,使本书气韵贯通,虚实相济,显得灵动而厚重。

雅红博士是一位情感丰富、踏实认真的青年学者。她与“她们”歌哭同声,灵犀互启。她广泛涉猎,精心定点,神游于“她们”的“叙事”之中。早在读博之前,她就着意于这一课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料;在书写博士学

位论文和本著的过程中，她勤于思索，反复耕耘，精益求精，显示了女性学者的细致和执著。说来有趣，她这部有关女性阅读和写作的专著，得到了男性同窗们的热情关注和无私支持，“他们”也很有兴趣。那几年，我所指导的十多位博士中，只有雅红一位女士，弄得搞“联欢”连舞都跳不起来。同窗们戏称，她是“万绿丛中一雅红”，大伙儿理所当然地要扶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博士生中男性越来越少，女性越来越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叙事”进入了又一个明丽的春天呢？——笑。

人生就是“叙事”。“他”叙，“她”叙，大家都在“叙”。叙酸、叙甜、叙苦、叙辣、叙生、叙死、叙喜、叙悲，只要叙得和谐，乾坤就生色，万象就更新。是为序。

2005年12月22日，白云园

目 录

序 /001

总 论：破戒的“夏娃” /001

第一部分 /001

第一章 莎乐美：恣意盛开的“罂粟” /002

第二章 卡米尔：罗丹身边的“疯女人” /022

第三章 米斯特拉尔：“悲哀的花神” /040

第二部分 /061

第四章 余曼贞：丁玲的精神“密码” /062

第五章 白薇：打不出的“幽灵塔” /078

第六章 黄逸梵：飞出“屏风”的鸟 /098

第七章 萧红：低矮天空中的“飞鸟” /114

第八章 苏青：扑火的“飞蛾” /136

第九章 梅娘：“子君”灵魂的背负者 /158

第十章 张爱玲：爬满“蚤子”的“华袍” /182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08

内容提要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莎乐美:恣意盛开的“罂粟”

莎乐美的父亲是沙俄时代的将军,沙皇为她的出生写了贺信,媒体报道了这一喜讯。身上流淌着四种不同血统的莎乐美,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力和艺术创造力。她是“能使男人受孕的女人”、“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

18岁那年见到43岁的吉洛特神甫,莎乐美“所有的孤独都结束了”。他是莎乐美心中上帝的副本,经由他的引导,莎乐美建构了华丽的内心世界。当他向她要求世俗婚姻时,莎乐美逃跑了。

尼采、莎乐美及其男友雷埃结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尼采设计了一张照片:莎乐美手持鞭子,驾驭着尼采和雷埃。有意思的是,尼采有句名言:“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着鞭子。”当尼采逼近并想控制莎乐美时,她斩断了他的缠绕。

遇见21岁的里尔克,36岁的莎乐美以超绝的智慧引导他克服了诗歌中夸张没有节制的情感倾泄带来的矫饰。他的依赖侵犯了她的自由时,她抽身离去。

50岁那年,莎乐美认识了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为各自的才华所吸引,他们以思想上的激荡延展了对方的精神疆域。他俩之间距离恰当的友谊持续到生命结束。

莎乐美与丈夫经历了43年的无性婚姻,同时游历于不同的情爱中,行走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莎乐美回答世人对丈夫的诧异和对她的攻讦:伟大人物比凡夫俗子更有包容性,不仅容得下他整个人,还容得下他内心所有的矛盾和欲求。

莎乐美以生命文本里炫目的爱情历险探索着两性之间的可能关系,测试着人性的深度和广度。《阁楼里的女人》呼应着其生命文本,她对易卜生笔下女性人物不同命运的剖析及对她们追求独立、自由过程中艰难途路的表现,也是对自我心灵世界的注解。

第二章 卡米尔：罗丹身边的“疯女人”

卡米尔的《沙恭达罗》与罗丹的《永恒的偶像》、《吻》构成互文关系，共同述说着俩人隆盛的感情。

露丝，罗丹的模特儿、保姆、儿子的母亲，在与罗丹共同生活 53 年后终于成为罗丹夫人。与走向疯狂的卡米尔、罗丹身边的贵妇人、女模特儿、女舞蹈家比，露丝是笑到最后的那个？

卡米尔的《成年》以三位一体的人物造型，表现了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处境。罗丹以为卡米尔在讥讽他徘徊在露丝和她中间，他不能忍受卡米尔对“大师”的“冲撞”，向她咆哮：“你终于成了我最强劲的对手”。俩人彻底决裂。

音乐家德彪西向卡米尔表达了心中的爱慕。此时雕塑的《华尔兹》是一首爱情诗：一对舞蹈中的男女身体倾斜，它演绎的是一场走向崩溃的爱情，还是爱侣沉醉的舞步？内心的失衡已经显露。她拒绝了德彪西，把自己囚禁在对罗丹绝望的爱情里，直至疯狂。

离开罗丹，正是想走出“大师”的遮蔽。有关 Camille Claudel 的传记和电影，反拨 history 记载的“他”的故事，是女性自己讲述的“她”的故事。中文译名“罗丹的情人”将卡米尔微缩成一个符号，附着在“大师”的光环上。

出演卡米尔时，伊莎贝拉·阿佳妮因为倾尽心血，几近癫狂。《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演绎了雨果女儿的悲剧命运，在经历了无望的爱情后，阿佳妮在剧中就已经疯狂过一次。这次，阿佳妮内心的哪一根琴弦被卡米尔奏响？或许，一代代女子心中无从吐露的“疯狂”，一齐淤积于“阿佳妮”这里，借着“卡米尔”喷涌而出。

1913年，卡米尔被穿上“紧身衣”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同年，那个与她同居了 15 年、她为之付出感情和才华的男人——罗丹突然半身不遂，丧失了创作能力。命运以这种巧合表达着什么？在被囚禁 30 年后，卡米尔停止了呼吸。身后只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

第三章 米斯特拉尔：“悲哀的花神”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身上充满了“不和谐”。3岁时父亲不告而走，他的诗却激发了她对诗歌的热情。童年的爱不完整，“爱”却主宰了她的一生。她以爱情诗登上文坛、几乎写尽了爱情中人的各种感受，最终却没有结婚。她没有孕育，诗歌文本和生命文本却闪耀着母爱光辉。她没有孩子，却深情地低吟着唱给天使的摇篮曲。

迄今，智利产生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5年，米斯特拉尔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21年后，她的学生聂鲁达获此殊荣时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夫列拉。他评价她的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具有“潜在震撼力”。

英国女权主义先驱伍尔夫主张：杀死“房子里的天使”，女性主体及创造性才能建立和显现。一首爱情诗把米斯特拉尔送上诗坛，对她的“提纯”和“神圣化”就开始了。被抽象为“正式的”或“出格的”善恶两极符号，炽热的生命激情只能“在经院式的理论的潜在的审查制度下暗燃”。18岁的义子承受不了舆论压力。自杀了，成为祭坛上的牺牲。

米斯特拉尔的政治生涯和文学活动一样精彩，她曾担任过智利驻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巴西、美国洛杉矶、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国家和地区的领事。晚年，参与筹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妇女和儿童的关注，呼应着她文学创作里对仁爱世界的描绘。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余曼贞：丁玲的精神“密码”

丈夫去世时，除了给余曼贞留下不到4岁的女儿丁玲和遗腹子，还有一堆债。余曼贞变卖房子、田产还债后携幼将雏回娘家，不久，在亲戚的议论声里，这个年过30的名门寡妇迈着一双解放脚、夹在一群富家千金的队伍中，进入常德女子师范学堂就读，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定格在丁玲的脑海。

余曼贞与女界革命先驱向警予等七位同学共结金兰，兰谱上写着誓约：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教育救国。向警予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动员余曼贞同去，苦于一双儿女无处托付，经济能力有限，余曼贞只好作罢，向警予成为她给丁玲树立的榜样。

一个单身母亲，不能飞得很远，就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一展宏图。余曼贞通过培养更多女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她创办了常德女子小学和女子工读互助团，又任县女子小学校长和县女子俭德会会长。

余曼贞生性豪爽，喜欢划拳喝酒，做诗，吹笛子。生命有自身的纹路，她天性中的浪漫已流入丁玲的血液。她常给丁玲讲中国女界先驱秋瑾和法国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故事，在丁玲，为女性抒情言志或许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作为教育者，丁玲是余曼贞最成功的学生。

五四运动爆发，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还一起剪了发。后来，余曼贞支持丁玲解除了外祖母包办的与舅舅家表哥的婚姻，并同意她随王剑虹去上海。王剑虹后来成为瞿秋白恋人，丁玲去北京后则恋爱了后来的左翼五烈士之一胡也频。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苜蓿园。1935年春，余曼贞放心不下，再次来南京探看丁玲。其时丁玲染病在身，余曼贞把丁玲的一双儿女带回湖南。丁玲得以无挂碍地离开了使她蒙尘的“魑魅世界”，辗转去延安，开始新的政治生命。

第五章 白薇：打不出的“幽灵塔”

白薇的祖母曾经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妹妹、女将洪宣娇的部属。外表柔弱的白薇骨子里的英气或许正来自祖母。为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白薇离家出走，最终她却无法走出更广大意义上的“父”之牵系。

女作家关露高度赞扬白薇《悲剧生涯》在表现女性生命真相方面的意义，又批评她不该把大部分笔墨和精力放在爱情私生活上。对人类另一半及其生存状态的漠视，使批评者在认识女作家作品独特的性别书写价值时存在着话语盲点。

白薇的爱人杨骚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和白薇同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抗战爆发后，俩人都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革命事业上，他俩是盟友。但在男女两性关系中，他们是对立的两方。白薇和杨骚十年爱恨纠缠的情感履历，昭示了社会革命与性别平等之间并非步调一致的事实。

战争年代，白薇辗转异地，以衰弱之躯追随革命，多次申请去政治中心延安。建国以后，白薇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让她在京颐养天年的安排，以更加衰弱的病体，去往远离政治中心的东北和西北边陲。这是响应建设边疆的号召、向新政权表达忠心，还是一次“娜拉”式的出走？战争年代，她战斗的笔锋没有停止过，建国后的和平岁月，白薇著述稀少。缄默里有着怎样难以言表的心曲？

第六章 黄逸梵：飞出“屏风”的鸟

张爱玲赞叹母亲黄逸梵“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这个勇敢的湖南人多次留洋，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过雪，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是中国第一代“出走”家庭、追求独立的“娜拉”。

张御史的儿子，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黄逸梵和丈夫是世人羡慕的一对玉女金童。

伴着一个吸鸦片、养小妾、逛窑子的男人，美丽而哀愁的黄逸梵知道，家是她们的囚牢。要么做女儿张爱玲笔下屏风上的鸟，死在华丽、发霉的家里；要么远走高飞。黄逸梵选择了出走。从此，英国、法国、新加坡、印度……漂泊的足迹就没有停止过。

黄逸梵借口小姑子出国需要有人陪护，姑嫂二人一起远去英国，逃离了“古墓”般的家。无论走出多远，孩子是女人永远的牵挂。长大后回想起母亲自国外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儿子“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哀伤”。

因为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致死，丈夫写信给黄逸梵，保证痛改前非。黄逸梵从英国回来挽救他们的婚姻。1930年初，她带着儿女在西湖赏梅。花在笑，人在挣扎。

对张爱玲来说，母亲去了又回、来了又走的身影辽远而神秘。20世纪50年代，时代风云变幻前夕，母亲提议张爱玲以继续学业的名义申请赴港。张爱玲得以避开随后即至的政治灾难。直到1995年在美国去世，张爱玲再没有回来过。先离家，再去国，母女俩以孤独漂泊、自由独立标识了无法复制的生命“代续”。

第七章 萧红:低矮天空中的“飞鸟”

萧红的祖母没有儿子,过继来萧红的父亲,她希望媳妇能生个男孩传宗接代。一个女孩子,出生在乡俗认为不吉利的端午节,萧红的悲剧几乎是命定的。读中学时,萧红对学校束缚女生的行为愤愤不平,羡慕“思想性”多一些的男性,打扮上也有些男性化。在上海拍照,她口含烟斗。“烟斗”没有给予她男性享有的特权,“换装”也没有使她逃脱与次等性别位阶相伴而来的厄运。

身怀六甲的萧红被未婚夫丢弃在旅馆里,萧军将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两个年青人携手走过了一段苦难却温馨的日子,合著的《跋涉》是爱的结晶和见证。此时的她尚不能想象,有一天“同志”萧军的拳头会在她身上留下不能愈合的伤痕。

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与萧军跻身上海文学界。遗憾的是,二萧文坛名声日益隆起,感情浓度却逐渐下降。在感情旋涡里挣扎良久的萧红独自去了日本——出走,成了她躲避苦难、寻找新路的程式。身体的位移泄露了内心的驿动和不安。

萧红与丁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女作家相遇在西安。随后,丁玲去了延安,萧红则南下,最后死在香港。“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会不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1942年写《风雨中忆萧红》时,丁玲已有了身陷急风骤雨中的不安和激愤。

1938年与萧军分手后,萧红和端木蕻良去武汉并同居。这次,身边的男子换了,漂泊的萧红可曾找到心中的“家”?

在远离延安的香港,萧红完成了回望故园的《呼兰河传》。1942年,萧红被误诊,喉管被切开,口不能言,默默中告别了短暂却意蕴深长的人生。死前,萧红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第八章 苏青：扑火的“飞蛾”

苏青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被男性书写遗漏和遮蔽了的女性经验，细细碎碎，却有历史穿透力。到今天，那些浸染着烟火味儿、关于“饮食男女”的机趣隽语依然令人有“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感。

苏青的处女作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上发表。因为生了女孩遭到家人冷落，苏青提笔揭示社会习俗的荒诞：“男人要老婆，而不要自己老婆替人塑老婆；苟将来科学的力量能使精卵会合时必男不女，则来日之‘老婆’将供不应求矣。还是请上帝开个瓦窑，则既可预防公妻主义，且亦替女人受过。”泼辣文风可见一斑。

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和出版社，作者、编辑、发行数职并于一身。苏青倡导女性起来写作，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兴盛有她一臂之力。她“以狮子搏兔”之力把《天地》经营得风生水起，周佛海夫妇撰稿，陈公博资助，第一期3000册两天便卖完了。时局变迁，“文妓”的恶名落在苏青头上。

苏青代表作《结婚十年》4年里印了18版。离婚后独自支撑家计，一时钱不凑手，大雪天，她坐着黄包车，载了一车书上街兜售。书掉下来，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这情景隽逸而寂寞。晚年，她想找这本书回看峥嵘岁月，它和鼎盛的名声一样成镜花水月。朋友帮忙借到本书复印后，苏青才得以重会昔日的文字。

抗战胜利，苏青被指为“汉奸文人”。她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诬，拒绝为了发表文章而改名。及至新中国成立，苏青还是换下旗袍着上人民装，进俄语补习班、参加戏曲编导学习班招生考试，急火火地想把自己融入新时代。阴差阳错，一封求教信把她卷入胡风案继而身陷囹圄。

第九章 梅娘：“子君”灵魂的背负者

梅娘的生母被大夫人赶走悲惨死去后，父亲孙志远是她的庇护。庶出身份成为梅娘的创伤记忆，女儿/女人，父亲/男人，不同角色的转换中，可以看出梅娘对“孙志远”和“男性”态度之间的裂隙，这是感情和理性之间的角力。

投考吉林省立女中时，11岁的梅娘以一篇题为《话振兴女权之好处》的作文让老师刮目相看。为女性呐喊，是梅娘生命之歌的主旋律。

1942年，在“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评选中，“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一举夺魁。1944年，梅娘小说《蟹》获“大东亚文学奖”。造化弄人。政治异常的年代里，沦陷区作家昔日的盛声成了一枚酸果，“梅娘”湮没在历史尘埃里近30年。

1948年，梅娘丈夫柳龙光受命做当时蒙疆政府参谋总长的转化工作，返台途中遇海难身死。梅娘没有选择留台、去日本，做富绅的花瓶，而是回到祖国。文革期间，“说不清”的“复杂”历史使梅娘成了日本、国民党特务嫌疑。

历史把一顶顶帽子压在梅娘头上，她被送去劳教，二女儿和儿子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相继夭折。幸存的大女儿承受不了家庭的政治压力，与梅娘划清界限。有感于梅娘坎坷的遭遇，女儿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虽饱受磨难，“边缘”身份的焦虑使她无法承受寄居他国的漂浮感。复出后的梅娘谢绝了女儿让她留居海外的邀请，笔耕不止，继续书写她的女性情怀。2005年，85岁的梅娘出版了《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